東牟集

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東牟集卷九　　宋　王洋　撰

表

賀册皇太后禮成表

慈恩逮被册道貴親至德增明天下自順恭惟皇太后

陛下風贊先皇册成至化誕生明聖纘繼鴻庥華胥實

贊於軒圖文母有光於周道恭惟皇帝陛下治道克成

孝德兼盡爰歸功於慈訓遂推美於瓊章邁古今之上

儀接祖宗之舊制孝恭交至家國慶安臣遜居下土遙
仰闕廷雖濟濟蹌蹌莫預搢紳之列而雝雝肅肅同聽
遐邇之歌

到邵武軍任謝表

分守無功宜收符竹引嫌自請尚領軍麾被寵若驚以
榮為懼伏念臣伶俜末族樸樕小才持身本乏於寸長
積毀難逃於衆口豈期僥倖頻辱使令右粥左餐坐享
豐登之樂戴天履地難酬飽煖之恩此盖伏遇皇帝陛

下洪覆兼容大明旁燭憫一夫之失所致四海之歸心
臣敢不上體薰陶益思砥礪覲民膏民脂之戒夙夜靡
忘奉一心一德之規造次於是

辭免兼侍講表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帝王之學緝熙光明爻象之
書廣大悉備非通儒之鴻博曷備問於清閒伏念臣理
昧鉤深識非知一徒以雕蟲之末技誤膺出綍之代言
莫稱使令已憂踰溢更玷露門之清選妄談太極之微

文懼瀆聖聰必譁公議伏祈睿斷改授時髦庶俾小臣獲安愚分

侍講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兼侍講者詞掖代言方愧六員之選經筵勸講誤聯三侍之榮寵踰其涯悸不自定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禀質淺窳逢辰休華屢叨洪恩驟寘近列顧篆蟲之末技何取於致君以涉獵之謏聞豈精於談易况夫親法宫之事者其臣莫及游

聖人之門者於言為難故文王深達於六爻獨演河圖之妙雖孔子猶勤於三絶敢陳黼座之前過被絲綸密承帷幄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體堯稽古邁禹惜陰日月就將自得光明之學乾坤易簡發為久大之功樂取於人不求其備臣敢不研精十翼撮要九師如至治之宏綱見於觀象庶俯詢之清問可以攄經臣無任

代宰臣以下賀瑞木表

臣某等言近據虔州守臣薛弼進上瑞木中有天下太

平年五字者德格圓穹昭示一人之慶木呈嘉瑞中藏
五字之文珍貺一聞懽聲四達臣某等誠懽誠忭頓首
頓首竊以物雖微於動植政實與之感通和氣致祥則
天且弗違聖人在上則木皆得性衆枝内附示武王無
外之休仆柳成文啟宣帝中興之兆同頴駢柯之秀扇
厨指佞之生史不絶書地非愛寶曾未若木析斧斤之
際文形節月之間匪刻匪雕示以三登之意非行非草究
具八法之工新逢甲子之上元得在章貢之南服當仁

宗之慶歷甞獻自於澧陽逮神祖之熈寧亦見諸於柚
木崇和列瑞治平紀祥欣逢再造之期實繼前休之盛
恭惟皇帝陛下升煙饗帝振鐸右文孝悌之德通神明
忠厚之仁及草木魯史記九年之蓄已聞輿議之共稱
周詩備五福之章孰謂太平之無象惟夫萬物得由其
道故有諸福可致之祥昭賁飾於人文闡坤珍於植性
臣等叨陪宰路莫測聖功俯察仰觀合歲星主文之象
毋修子應彰火德為孝之符臣等無任

代謝幸太學表

八表塵清仰屬右文之世六飛雷動一新視學之儀昭回咫尺之天顏鼓舞衆多之士類慶諧千載風動萬方中謝竊以聖代恢儒非止奉行於故事王畿首善蓋將樂育於英材治已格於偃修敎必敦於帥勸振風俗於衣冠之舊息干戈為禮樂之華鋪張奕世之宏休紹復中興之盛典於今為最亘古未聞鳳駕臨廱藹鬱鬱葱葱之瑞溫顏下士見洋洋濟濟之風既釋菜於杏壇重

橫經於黼座臚傳趣召欣聯振鷺之班廡席回環分賜
蒼龍之壁旋移天步親御書帷睿意非常不數漢唐之
陋誦聲遠播悉還鄒魯之純恩下九天榮生一日恭惟
皇帝陛下心游六藝道冠百王論經何啻於夜分議政
有踰於日昃手揮宸翰仰窺琬琰之光帶擁橋門咸聳
雲霓之望綸言載布聖德昭孚臣敢不祇奉訓辭恪勤
術業學如不及肯忘寸璧之陰樂且有儀不負百朋之
錫

代張帥謝除待制表

承流京邑方懷瘝曠之虞次對禁塗遽被褒遷之寵自
天拜命無地措躬伏念臣生禀庸資進蒙異睠馳星軺
而轉漕未及終更任天府之劇繁遂叨試可屬神聖中
興之運蒐禮文久墜之儀百度肇新千齡希遇實臣子
效勲猷之日雖盡勤勞然材能有分量之拘終難稱塞
每憂夙夜無補事功况桴鼓未稀尤愧夫輦轂彈壓之
政而荷囊忽佩奚取於侍從言語之臣避不獲辭得非

所望玆蓋伏遇至仁博愛妙道曲成録善棄瑕急堯帝親賢之意兼收並蓄無商王求備之心雖甚拙踈亦加甄奬臣敢不坐以待旦益思父教之忠國爾忘家願報君恩之賜

代謝轉官表

郊祀配天創見修文之效考工率職遽叨增秩之榮拜命自天措躬無地中謝伏念臣猥從踈遠遭值聖明解京兆之守符持甘泉之從槖屬陽陛精禋之饗雷動屬

車具勾陳法駕之嚴星羅周衛供無乏事幸免瘝官恩
更俾之序遷得實逾於望外茲蓋伏遇道參化育德洽
臣鄰稽古禮文炳同風於三代咸精技巧衆稱職以中
輿乃如罔功亦誤優擢臣敢不勉思宜稱祇佩寵光益
殫夙夜之勤庶有涓埃之報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榮頒顯服襜如一襲之恩巧製精鏐燦若萬釘之寶寵
非常而驟及德不稱以深慚中謝伏念臣禀質迂疎進

時熙洽考績王畿之治曾莫逮於中材躋身法從之聯
恩實由於上力更蒙褒博增責孱愚茲蓋伏遇命式九
圍德承羣辟信賞既精於為治儀刑遂致於作孚雖器
名不假於人欲昭國典然體貌以厲其節爰錫身章臣
敢不衣被知榮糜捐誓報服之無斁闕必念於彌縫柬
可使言口不憂於衆鑠

代王帥謝賜對衣金帶表

行都延閣方懐曠職之虞顯服精鏐更被章身之寵人

雖歆豔已實兢慚中謝伏念臣生禀庸資出逢興運躐
從外職擢寘近班未踰歲月之間浸冒龍光之厚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乾剛天德賁飾人文隆體貌以厲賢養
威儀而致福垂裳底治懐手足視臣之心偃革躋時公
爵禄磨鈍之具臣敢不書紳佩訓屬袂知榮束帶立朝
執百錬益堅之節惟衣在笥存五紽退食之心

狀

乞擢用宗室狀

臣伏讀十月二十五日詔書星變火災許內外臣寮實封言事文詞哀痛德意丁寧聞者感泣以為上天有悔禍之期而聖主有應天之實臣偶列官行在親覩變異且讀陛下求言之詔安敢默默以自後於黎庶故敢畧陳其說伏惟陛下留意幸察臣聞天之警戒人君必依託象類以示訓誥人君之應天亦宜因其象類以求之則天意可得而災異可消茍或不然雖多方以求之皆未免於瞽說也臣聞之師曰昭明齊遨可以亨飪者火

故古之聖人續火於衣以明事宗廟之孝昔炎漢之興實紹火運故繼世稱孝以象其德臣嘗因其類而推之若火德順其序則宜昭明光大下臨幽隱旁燭無疆而禍故熄絶一或失此則災延於下變見於上亦其理然也春秋書火災者屢矣或毀一廟或焚一國聖人固已求其端而書之況如比年寇盜相煽焚滅生類自國門以東極於海濱南至豫章長沙延袤幾數千里等為瓦礫生靈之禍未有甚於此時也臣謂凶燄至是極矣而

會稽之火復見行在上天威之熒惑天其或者欲重警
陛下俾更新而振起之乎是誠聖上警懼修省轉禍為福之秋也且自曩者以至於今凡有號令莫匪順道天下之人皆知聖人之心欲以至德要道以治天下也積之有年宜享順應而乃悖繆如此豈夫播告之修或有其文而未盡其實乎群下承命咸體聖言而惻怛之誠或未能有加而無已乎將左右之臣以姑息愛君而失
陛下惓惓念親之旨乎古之君子其從政也譬之農夫

之有疆場朝夕行之行無越思盖彼效一官者時必先定其目而以思慮繼之方今天下之急而凡任天下之大當如何然則其目安在乎二聖鑾輅未還中原則生靈不得息兵革不得戢禍難不得弭而陛下與羣臣得高枕而卧哉臣願陛下審定其目固已在此時而力行之無使須臾忘去方練甲兵以核其力勵政事以精其德因斯民之顒顒奮聖人之怒為先焉敢為逃遁之説者必誅無赦凡曰二聖在遠將求康復之功必自此以

圖之至誠力行久而不息則上天之瑞應殆將緣類而降其符也豈憂變異之不去哉臣又聞之聖人以宗社為重故必固根本以消禍亂於冥冥此不可不急也伏願搜求宗室親近其賢者或外假其權使同姓常强異姓無得而踰之此又宗廟社稷萬世之長策不可不思者也臣無任

繳駮郄漸除直秘閣狀

臣聞爵禄者聖王所以勵世磨鈍之具不可以不戒也

故重用之則名分重而人知勸輕用之則名分輕而民不服臣伏聞郄漸前為無錫令及常州通判皆以善事權貴趨時附會以為進身之計近者遽得瞻望清光已駭物論今者復俾進直中秘漸為何人乃與此選夫延閣之聯士林清要之地陛下猶不愛惜以為厲世之具乎況今來敕黃一道並不顯元犯事因臣乞令有司別行檢坐容臣看詳漸向所以得及落職之因必欲洗濯用之委以煩任俟果立勞效徐命進以階官可也榮名美

職豈漸所宜得者哉

與丞相論鄭武子狀

伏覩本局闕報删定官鄭克坐言章所及别與差遣者某竊見鄭克温恭足智簡儉自將問學有所師承孝友發乎天性某自得官敎局與克同事熟聞議論備見操蘊方今行在招徠茂異多士駢集雖在微官亦多英畯敎局數人其間固有拔犀擢象見稱一時者然而析理精微旁通法意鮮如克廉靖有守不妄嬉笑鮮如克好

惡不苟是非別白鮮如克克自入仕以來辛勤養母兄弟二人出處雍睦克身就吏禄弟奉母郊居克之所享不過脫粟蔬茹每營甘脆奉母身不敢嘗昔郭泰與茅容定交止此一節今克持身如此而不見稱於世豈獨郭泰為知人者哉時方艱虞朝廷用人固難以一槩取人才如克奈何以流品棄之某不敢遠引古人姑以近人比方克之素節則查道劉羲叟經術則陳賜龔原文章則唐庚馬存詩什則陳無已心計則薛向議法則劉

賡今一官於敕局已蒙鐫貶則克之材能安得盡用伏
承日者以新修敕令一代重典屈丞相為提舉官則刪
定官亦丞相總屬之末某所以自忘微賤輒敢論述克
之行事以為職分所當然者敢幸鈞慈俯加審録閒暇
之際加訪求焉有一言不符甘受欺罔之罪昔休徽江
州之政牢相不知孔戣固已為言江州之政既外且遠
其未達於朝廷亦宜今克近預末屬日在視聽之下而
有所抑鬱某雖愚賤安敢獨自愛惜不為借鳴於丞相

之前惟丞相俯加採擇還克故任新書之成允有藉賴
干冒威嚴不勝戰恐之至

劄

强國本劄

某嘗謂天下之病治則隱亂則見其隱者固非素隱惟當路者蚤夜以思務求去之而又有能言之士助成於下故小病之不積大病之所以去也其顯者固非驟顯惟當路者不蚤夜以思務求去之而又未有能言之士

助成於下故小病之弗除大病之所以成也某不敢以久遠喻請以近事明之宣和以前大病有二靖康之世大病有一今日之勢大病有一病於往者弗治而顯矣復何言哉病於今者尚可治使隱也可不念乎所謂宣和之二病何也曰請謁也曰貪功也惟請謁之風行故刑政不修廉恥不立善者不勸惡者不懼而內亂成也惟貪功之説行故新政事作禮樂辟土地失盟好而外難起也所謂靖康之一病何也曰兩宮之間不能無間

言也王黼之禍坐於蔡京師成之死急於童貫人皆以
謂事之本原固有所在推是言之事多倒置此所以內
外之勢離而弗合無強枝輔故遠夷再舉而京師為墟
也所謂今日之一病何也曰國本單弱也明皇之世河
北難起而靈武之師肅宗帥之至德之世兩京復陷而
子儀之師廣平統之邇者遠夷近在江口命將出師則
其勢輕六飛臨戎則其事危方此之時若選取近屬之
賢為上出征撫我六師官以京尹之貴假以宿衛之重

遠夷聞之知天子恢廓大度天威赫然庶幾其亦懾也況行伍之士乎若所以固根本強宗社重朝廷其為無疆之休有未易盡言者焉至於誓命之禮攬御之方事在朝廷了無可疑令執事當路而不務早夜以思指是為急恐傷上意置而弗言乃欲理當世之務使不失叙非愚者所能知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悚之至儻或可取願觀設施

論楚州事劄

某竊見今日朝廷所恃方鎮以江北為重在江北諸鎮中楚州承州最為緊急承州今聞已被敵人侵據獨楚州截然中居強立者兩年矣某謂楚人稍習山川形勢利便人材能否今試具數事恐可施用謹具畫一如後

一自楚州來者詢問得趙立彈壓用人甚有次序中間執通判賈敦詩送於朝因曹官賈連置於獄殺主簿查葳責以大義明示於衆有祥輝觀女道士二人收金人帖上有金國年號便欲殺之所以一郡之人莫不知好

惡所向承命不暇前此州都監王詢者專執兵柄郡將所不能制及趙立出師淮北令詢作先鋒回顧即斬致詢之兵不敢少却用能走金人之師所獲軍資甚衆此彈壓之效也至其用人則又有可稱者朱存中為土豪之最得郡人情以為幹辦官兼知山陽縣事朱鉞土豪薄有武勇以為州都監孔師錫老士人謹細能御吏計出入以為山陽縣丞張驥千士人之可稱者以為山陽簿顧伯起朱芑皆進士登科委伯起以縣事先任芑為

本州糧料又任芑通判泗州是以一郡之士皆樂為用
然此數人恐非經朝廷命令雖抱忠力未能自達若朝
廷降付劉子各令條具優與官爵使此數人皆見朝廷
已知姓名必思自奮以報恩寵
一除趙立所委用外士人有馮舜文馮舜韶翁招張師
閔康潔已蔡仁張次仲土豪有吳囊馮周士周源謝珪
皆有師衆之略頗聞未肯遽自當事若劉下趙立有欲
與官者不拘人數許以奏聞庶幾肯為用者衆昔漢高

祖曰吾不愛四千户以慰趙子弟今以是行之事似相
類
一楚州東有鹽城南有寶應西有淮陰北有漣水漣水
限在淮北淮陰即當泗州之衝此兩處各為敵馬蹂踐
不復更有征賦惟鹽城寶應兩邑今年曾下種處稍有
稲麥趙立都兩邑稅賦凡得數萬可支半年軍食百姓
所食不與也今寶應路與承州鄰勢必梗絕獨鹽城一
路可通泰州興化今欲稍給楚州糧食必自通泰往乞

以糧食轉至通州即令岳飛據所交到數却自泰州撥還楚州令楚州之兵自從下河津般孤城久飢得通糧道必自向前縱有散失分數亦自歸恩朝廷矣若通泰不肯那移必得朝廷所降之粟自到楚州即成迂遠恐誤兵食

一楚州至承州中間有兩湖一曰白田湖二曰新開湖有張敵萬者聚衆往來湖中與趙立為仇常梗楚州糧道前者承州薛慶頗得此人歡心故獨不梗承州糴買

之路所以七月中楚州米一升四百五十承州一升二百粟價相去不啻一倍又承州城中足食皆緣張敵萬與薛慶無怨不於城外阻截之故令乞以一近上名目與張敵萬令取得承州即以承州鎮撫與之命趙立與張敵萬通和彼雖懷忿其力不能相制若承朝廷命令必便解仇以此助楚州之力其利不細

一承州既為賊人占據必驅本土人當鋒令乞朝旨勸喻楚州人切勿殺害承州土人常務招誘告以朝廷傷

痛赤子之意縱使兩州之人交鋒之際不暇承命此令既出承州之人感戴朝廷恩惠必有思自奮者或執賊自歸理亦有之

一承州雖為賊人占據其間倉庾稍實又聞有敵人殘零輜重皆諸將所覬覦所以近日環寇之師稍衆若令諸將先入者主之則人人自奮又承州之地自江南視之則為危自宿泗視之則為安今聞宿州蘄縣尚有宿州官吏而泗守王宣贊者驍勇過人若令來取承州就

食彼必聞命引兵又泗州州劉氏統兵屯駐建康特以泗州乏食故不謀歸今若令取承州就與鎮撫則泗州失業之民皆可復歸承州漸近鄉里此亦因其鋒而用之之道也

論防秋事劄

一諸處起土豪民兵把隘乞令點集後即時放散直候警急方得追呼　某竊見朝廷以謂近年敵人入寇諸路民兵以愛惜鄉閭悉力捍禦往往獲功去歲兩浙民

兵尤著勞效朝廷節次行下州縣保明推恩人人自奮甚大患也今秋諸路往往勸誘土豪民兵一則各保鄉分二則為衆防守然聞諸路把隘官司多慮民兵生踈遂欲預行教閱有欲五日一習總一縣觀之計所起民户去把隘去處有去家十里者有二十里者若五日十日一習往來道路必致經宿是五日十日之間少者兩日多者四日方了一番教習豈不妨廢農務寇賊未來先自紛擾且鄉保之民使其不甘侵暴用命自奮雖死

礫白梃可以擊賊若使了無鬬志雖使日日教習寧免生踈令乞鄉分土豪各已分定把隘去處即時拘集當官教閱使識旌旗金鼓坐作之節不過三日即時放散直候警急方許追喚如有不肅以軍法治之號令既行人人安便

一諸縣添差縣尉一員令部新法弓手乞行寢罷　某竊見朝廷以縣道弓手為不足用特置添尉一員使專出戰法意甚善然以某所見觀之徒為紛紛無益實事

凡一縣之内鄉民肯為弓手者不過若干舊額往往不足又使添置新法新舊相争各為區别尋常已自異心緩急豈肯相援且張官置吏亦非細事每官一員少者史一人胥兩人廳司兩人多者史二人胥四人廳司四人是數十人中多者十人少者五人先已無用不執弓矢共糜廪稍無益有害莫甚於此今乞速罷添差每縣止於舊弓手額外各添百人以新法弓手補充如有不足更行召募尉或不才自當換易豈有文尉守律武尉

出戰名分相敵不相為使縣縣敗事害徧天下且朝廷初立新法欲易招置遂使新法弓手役錢優於舊人此正與蔡京創立辟廱施行新法貢士進士分為兩岐不知天下人材本無新舊實同名異妄為紛爭伏乞速行併罷督責縣尉務使一心

蠲逋欠劄子

某竊謂朝廷有可以大慰民情事理甚明每屈於衆議欲行輙止者如拖欠積欠稅賦干係官錢是也已出省

限而未納稅苗謂之拖欠經及累年謂之積欠正犯人家財不足均攤合干人出備謂之干係官錢此三者前兩項在官未嘗有所得後一項所得甚微而破家賣業者相繼皆朝廷所不忍行而行之者奪於衆議以謂不可去也今衆議所以謂不可去者以其數至多一旦蠲之國用遂屈且催刷積欠逋負其名甚正若一旦蠲除却行歛取即傷民或甚此衆議所以不欲行而朝廷不能奪也某以為此事為州縣監司者皆已知之不敢不

行耳且所謂拖欠積欠者何嘗得之皆以當年所入名為催到欠負而已且以一年計之當年所入皆以數足於足數外催到米斛謂之欠負可也豈有當年之數未足却納欠負之理朝廷試取一州夏秋帳狀計之當年所入幾何催到欠負幾何當年已足有催到之數謂之催到欠負可也當年未足而别出催到欠負一項非以新為舊而何哉且州縣所以為此者蓋亦有説不惟欠負未嘗蠲除挂在簿歷正縁當年所入盡合起發催到欠

負尚容兊那此所以不得不為蒙蔽之術也某竊觀江南東西湖南北數路以連年盜賊之餘或彌阡亘陌舉為丘墟而復業之人未甞盡歸以至江西之田賤價與人人不敢售者以其欠負未盡故也每遇肆赦有除放之文德澤非不加也然於條稱放者止放三分餘七分尚存也某願朝廷徑下諸路凡九年以前拖欠積欠並行除免如十年拖欠許令催促如州縣敢以新苗補填舊欠移易簿書委監司覺察民户越訴如此則南畝之

民悉被實惠太平之基豈不益固哉又干繫均備一項尤可矜憫謂如甲顧充衙前借乙田宅抵當又召某人為保及當受重難欠折為甲者家業已盡或已身死或死獄中矣除抵當田產自合出賣均及保人又均及鄉鄰又均及主行文書之吏原其本情未必不相蒙蔽以規在官之利然其心豈謂場務便破壞綱運便失陷也根柢窮治無有已時賣妻鬻子不能充足豈不傷和氣哉某顧朝廷徧下諸路如見今欠負除正犯人家業及

見抵當財産並行出賣外其餘干繫一切除之某觀前世有因推恩減除租稅者國用若足租稅尚可減免況逋欠乎國家用度方之其它固不可行若此三項或有名而無實或害多而利少願朝廷斷之行之

正詭名法劄子

某謂當今之法有條約備具刑名甚嚴而決不可行者詭名之法是也今者州縣有十等五等之别一有均敷曰上户一有追呼曰上户一有差徭曰上户為上户者

不勝其勞而下户晏然熟視如此則是驅之使為詭名尚何以禁之哉近年以來朝廷因臣僚申請如均敷和買之類皆徹下等是詭名之弊已去矣尚何俟設禁以防之乎蓋其法之弊有甚害者行於貧而不行於富行於賤而不行於貴此乃不可不革者也且縣有一宰行法於一縣者也其家無田則已為縣令者家買田園有不為詭名者乎州有一守行法於一州者也其家無田即已為郡守者家買田園有不為詭名者乎推而言之

蓋無不然乃徒設禁防形勢之家雖有訟者州縣不行是行於賤而不行於貴也兼并之家人不敢訴是行於貧而不行於富也獨貧民下户稍涉讐怨更相告訐若州縣受訴而不行即屬違戾若受而行之長告訐之風使細民無所措手足至使豪猾之人誅求鄉村仰以取結者豈不謂法之甚弊者乎某今以謂若盡去其法使詭名者無所忌憚則不可獨頋除告賞之法凡詭名挾佃寄託官户規免等第減落税錢之類並除許人告三

字遇其事至官皆依法窮治如州縣隱蔽即委監司按劾而舉行之如此即法固存不害其為良法意固存不害其為美意去告訐之風長敦厚之俗豈不美哉甞聞錢氏之有國也有一族子弟領郡民有訟盜種官田者錢氏子弟怒而杖之且曰有國者之富獨患地有遺利豈以官民為異道哉使地皆墾闢即稼穡之盛非有國者之利乎由是二浙之地鮮有曠土夫以偏方之佐尚知捐在官之利與民共之以為有國者之利又況詭名

之弊若常均及下等即無損於官而實便於民令又不除其禁特寛告訐之俗何憚而不為乎此理甚明顧朝廷斷以必行之

初論修法之意劄

某竊見朝廷重修敕令者其始本欲盡復嘉祐故事非有意於重修也故當日詔書大意以謂仁祖在位四十餘年最為久長故盡復嘉祐法度緣閱歲既久政事更革詳略不同又自熈寧以來便分勑令格式四事嘉祐

法度已不復見今之爲有司者當上承朝廷復古之意
先以嘉祐法爲主其有改更政事前法所不載者以後
來刑名附入則祖宗之大法復於今日既從刑部侍郎
商守拙之請使嘉祐所不載者並依見行條法俗吏因
之習耳目見聞之常一切以政和法令爲主豈復有嘉
祐哉今者雖行重修左右前後皆政和行法之人根蔕
蟠結勢不可解區區一二士人安能勝彼之衆乎嗚呼
熈寧以來變更法度以至於今踰六十年矣十甲十二

子相配數窮六十豈天時人事因我國家創殘之餘大復祖宗之宏規乎美意始行俗吏掣肘而責之事者環聚士子十餘人法吏數十人怵以後禍誘以近利謂新書朝成暮推賞典若一開口必致敗事今試取已修者觀之皆政和勑也群吏檢會凡政和所有而嘉祐所無則必修入而後已嘉祐所有而政和所無則不復條具蠹政之結人心也如此幸遇君相有恢復之大志而俗吏奪之了不得伸此有志之士所為憤嘆不平者也

次論嘉祐政和法意不同劄

嘉祐勑者不分四門具載於勑謂如創造一物在嘉祐勑則曰凡造某物先集人工材植計多寡限某日為之功成獲某賞工廢定某罪此嘉祐文意也政和勑者分勑令格式四門集人工材植令也計多寡限某日式也功成獲某賞格也功廢定某罪勑也故嘉祐勑一閱而盡在不習法者舉能知之此士人百姓之利也政和勑反覆尋閱有終日不盡一事者法吏侮文者之利也

令立法者欲一舉盡見使人人曉然咸知而為百姓之利乎欲網羅詳悉繁文碎辭可以出入為侮文者之利乎今持良法以治天下使綱目咸舉不務求為百姓之利而使侮文者得以弄之愚意立法之意必不然也且法度之變何世而無高祖初定關中約法三章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其洞然易曉之意可見其後天下多事而趙禹張湯之法出天下豈勝其弊哉頼昭帝繼之霍光知時務之變而當

時根據之弊光能絕之推燕王仆上官文學之士咸使盡其辭弘羊之流不得竄其說保而持之以遺宣帝中興之功始粲然耳向使昭帝承奢侈師旅之後守趙禹張湯之令不變則始元之詔真虛文也嗟乎昭帝去漢武之世相繼其間餘習往往具在張湯趙禹之黨必尚持法相顧而文學之士得以竭忠盡辭者丞相大將軍與百執事主其議者為是力耳使丞相不從大將軍不力主在庭百執事畏罪不議則招徠之士尚得開其喙

乎更昭立宣為日久矣魏相猶以漢故事奉行為名相則欲恢復大業者於祖宗之法當何如耶前朝之臣蔽蒙聖明過誤國家殘賊百姓不勝其獘天下之人無問遠近言祖宗之法則釋然昭蘇如病者痊如瘻者起如久憂者去如言蔡京之流凋獘之政則喪膽失氣魂亡魄絶如覩臭腐如視涕唾如久陰而沈結如瘻痺而不起嗚呼今欲去姦諛更獘政大慰民心名聲稱號之順否亦當如何哉此區區之愚所以不量愚賤而欲極論

其弊者也

後論今日之法當然劄

某嘗聞管子之相齊下令如流水之源者豈不計是非利害一切順從衆意務以愉快為事乎是亦因時秉理疏瀹其端導而行之使無留難故民之行之不約而順從也某竊觀嘉祐勅條目絶省政和勅條目甚繁嘉祐勅之文詳政和勅之文簡嘉祐勅立法多重政和勅立法多輕夫條目省則易行立文詳則易曉而法重則民

不輕犯百餘年間致治之美得非由是乎政和勅則不然政和所載在嘉祐勅十無三四此條目所以為繁嘉祐丁寧訓誥之意政和一切去之此其文所以為簡徒流笞杖所以禁姦類多姑息謂之陰德此其法所以多輕徒不知條目繁則難行立文簡則難曉姑息從輕則易犯數十年間蠹國殄民得非由是乎但舉一二事言之水陸不得事道像道士不得動鐃鈸軍人不得養鷹犬將校不得從畋獵又如絶禁兵器則鈎刀博刀捋尖

名號雖異而形相似者皆收坐之此嘉祐所不載而政和則有之此政和勑條目之所以為繁也如招軍經由人不得受軍人例物在嘉祐勑則凡招軍時先具法曉諭出榜旗下各令知委此仁民愛物之意欲民不輕犯也至政和則不然但斷受財之罪而已其意以謂既已立法何必出榜既不出榜何取知委故至今俗吏多謂嘉祐為剩文不知光武一札十行丁寧訓誥之意幾何其不為剩文耶此政和勑立文所以為簡也嘉祐勑

於同居親有所規求而或使為童行或不收養因而致死者論入十惡僧尼道士於本師亡殁還俗歸家回禮它人為師者加一等所以禁止姦弊可謂委曲政和勅則一切去之不知刑有當重豈可但使從輕設法之意將禁姦是務而獨務從輕姦可禁乎故政和勅所以為輕而易犯也以某觀之大抵嘉祐勅必出於士人之手故士人喜觀之前政和修勅時詳定官一時貴人漫不省事刪定官多貴游子孫故政和勅皆出於文吏之手

故文吏喜道之令其言曰法令詩書自為兩塗雖習翰墨豈能曉法故以文法出入為已任獨不知管夷吾便民之令以道揆為之乎亦拘制文墨之弊而為是諄諄者乎且近時風俗便文自營規避後悔牢不可破以謂改嘉祐之文孰謂理直改政和之文則政和之人具在不可不慮乎此所以上下徂徇務為文致必從政和而後止也嗟乎此可怵夫抱案吏耳士大夫奮身謀國死且不畏今欲導祖宗良法美意以便天下實千載一時

之嘉會而蓄縮畏罪制於文法寧有是哉某又竊聞人士家多有藏元祐勑者若朝廷發德音下明詔求元祐書與嘉祐參合對修具為成書其有二勑所不載於見行條法者先具條目令删定官各具所見與公朝通議之其不必用者去之其不可去者附入之則此書之成當粲然可觀而使一代之典出於此時顧不避與蕪昧之說未知可否恭惟高明俯加裁擇而間取焉幸甚

正得失劄

前朝害政之方不一而止然總要而言不離於倒置而止耳以忠為佞以邪為正則人材倒置也女謁日盛宦官弄權則名分倒置也以諂諛為嚮上以愛民為附下則是非倒置也國力空竭邊陲召亂則强弱倒置也或唱於前或和於後併為一談牢不可破如是而行餘二十年故上天從之報以倒置之禍外夷天下之足足固在下而返處於上中國天下之首首固居上而返處於下連年之禍古今所無豈可謂强弱之運偶如是哉實

倒置之禍積以召之也傳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端謂是耳然則今日之事所以為變調之理者不在於它審其倒置者易之斯得矣今之所謂倒置者何耶曰前朝之倒置在諸法度譬諸人身殘其血氣之道也今日之倒置在於强弱征伐譬諸人身殘其形軀之道也殘其血氣者難見而其禍遲殘其形軀者易察而其禍速方今朝廷謂襲前日之弊紀綱法度一切失叙則厚誣矣若征伐之所出漸成倒置則鄙人雖愚實區區之心所

甚恐也今執事其思返此禍乎施設注措之方必有黙
曉執事之意者若謂密勿之請固已告猷獨行自然機
不可泄則非愚所敢言也干冒威嚴退惟戰恐

東牟集卷十　　　宋　王洋　撰

策問

策問

問廊廟之材非一木帝王之功非一士然功無不可成之時時無不可用之士顧所使如何耳兵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姑即是四者言之智可與共圖功也然有餘於智者反難獨任勇所以濟難也然勇冠三軍者或

一戰可擒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使貪之術則善矣然將吏侵牟物故者衆幾何其不喪師也謂守臣取材以防他盜使愚之術則善矣然擅掠財用奪禦遏兵幾何不同惡相濟也主上練覈羣材共圖中興任賢使能固自有道至若開閤延賢當進退之任齋壇受鉞專假授之權為將相者亦宜茂明斯術也夫使人人已得其術則善矣如其未能而有問於生生將何以語之

問恭惟我宋克肖天德天以所覆全畀於我聖神相承垂

二百年地大物庶孳牙其間邊陲版圖不充職方之籍者七年於此矣主上勵精庶務宵旰靡遑恢復之業視前世倍稱然而算計見效未得四五豈夫服叛去來自有數邪抑消長之運其來必有漸邪將施設措注之方尚有可論也今姑取一二言之潢池赤子盜弄干戈招徠所以安吾民也然撫御失宜而覆出為惡者衆選將命師分制要路期以固吾圉也然勢横侵侮而望風奔潰者多轅下之夫授以耕戰保民之道宜不過是其如

私憤一起則搬擾可以相殘有餘則予不足則取古今通道皆出於此至或取之再三則民力困於輸斂日者詔書條下謀盡羣議因有在庭之對奈何但謹奉承蔑聞著見豈不辜盛意哉夫時異事變跡勢不同然訪古驗今趣舍則一敢問今日之遏强敵如李牧之守邊與光弼之電擊誰優今之弭盜賊如虞詡之治朝歌與龔遂之安渤海孰合兵民可以寬轉餉而使井閭無紛爭之憂厥要何從藉民力以裕邦財而使養生無不足之

歎其術安在舉措之方宜有良策諸君學優入仕固宜
兼明世務以補執事之不聞幸備言其說以著於篇毋
略

問孔子之後善學孔子者曰孟軻氏而止耳今觀其書
有若不同者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至於易彖象
而繫之尤爲著明而孟子十四篇之書未嘗有一言及
易孔子之教進則與之雖互鄉童子有不棄也至性與
天道自子貢有不可得而聞者孟子則不然論形色天

性雖萬章告子之徒皆與之往復問難不少隱焉夫以易為性命道德之書不可以言傳歟而言性何其易也以性為人所同稟可以廣言之歟則性豈不近於易而夫子又不以誘人何也言至於是不容無疑試辨明之

問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自古有貨幣之法以權百工之低昂其來非一日也然而錢幣物價常相輕重彼輕則此重彼重則此輕一有偏勝不容無獘故管夷吾有開闔斂散之法施之當年傳之後世襲而行之非無成效

而法出姦生令下詐起如誅稂莠不可盡除豈自然之情比而同之終有不可者歟老子有言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如是則在民者固當順其自然非可以法度加之也老氏之說可施於政歟夷吾之法可推而行之歟試明辨之

問滕文公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他日告諸弟子之言亦曰人之性善若其不善非才之罪也自孟子之言出天下無異辭而人皆知性命之說美

矣至荀卿氏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嗜慾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性惡又何問焉故孟子之後荀卿氏有異同之論而學者不容無疑焉西漢之衰揚雄氏作其論性則又有不同者其言曰人之性善惡混習其善則為善人習其惡則為惡人夫孟子荀揚皆聖人之徒也使其同出於聖人之道抑何相背之戾邪且性者夫子之所不言而三子詘言之無少隱然荀卿又稱問答之語以為堯舜有

是言也使堯舜果為是言而孟子不知是不學也知而背之惡在其必稱堯舜乎試辨明之

問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未遠列國之卿大夫材之相逮者至衆也大之為晉楚小之為鄭衛當朝覲聘問之際其文辭著於傳者蓋不減先王之盛世焉然而比權量力莫能相尚而功烈如彼其卑何也豈其流風餘澤止如是而已乎豈有其人而無其時乎不然其人才無以相尚莫能相一也試論其才之高下而究其所以然

問冠圓冠者知天時屨矩屨者知地形此儒之所貴乎通三才之道者也請言十有二次合於分野者如何其備著之毋略

問僖公固魯之賢君也今考之於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推本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之功然後及魯侯之德其鋪張之美則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膺戎狄懲荊舒至於海邦淮夷南夷蠻貊莫不率從如是則魯侯之功雖周公不過也使有是功則宜大書於春秋今考之

經傳殆無是焉豈詩人之賦文勝之過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夫辭志可以意得也今所稱述皆聖經之有跡者果可以意逆而遂信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孟子嘗以是為周公之功如是則泮水果僖公之詩乎夫詩三百篇皆經孔子之手學者安得而議然春秋亦聖人作也不然傳誦者誤矣盍試稽諸麟經按僖公之事而决其疑焉

問春秋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至桓公二年滕子

來朝先儒但言時王所黜而不明其事及後之說者曰以滕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如是則夫子黜之矣先王之制子男之地方五十里而孟子謂滕文公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如是則滕為子男明矣春秋之時列國僭等自侯自伯固不足據而夫子所書必正其爵未嘗假也使滕果侯爵乎安得方五十里以為國使其為子男乎安得與薛並稱侯爵以假之先儒但言時王黜之而不言其事信乎若曰服屬於楚而黜之則

陳鄭宋衛之君從楚者衆矣何不黜也觀滕文公問孟子之言曰滕小國也間於二大國之間事齊乎事楚乎如是則滕之服從於楚至孟子時尚未定也謂貶黜於二年之間其事安在試夷攷而詳言之

問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學者之於二南如是其急也為二南者可不通其說學今考之詩其說殆有不同者焉關雎后妃之德也說者以為太姒舊矣而或以為太任夫太任一國之妃耳以

一國之妃為天子之后不近於誣歟若以后妃指太姒即鵲巢之夫人又為何人耶騶虞鵲巢之應也而漢儒以騶虞為文王之囿則所謂關雎之應果安在乎使騶虞非關雎之應則麟趾之詩為鵲巢之應又何所取正哉夫詩之為經不可不學者也二南之於詩又其急也而說者不同如此將安所取正乎試明言之

問孔子百世之師也後之學者著書立言捨孔氏奚自哉今考其書則有不同焉魯論載孔子雅言之敘其首

篇言學次即為政蓋謂從政不可以無學而學者固將以為從政之具也至荀況揚雄則不然皆始言學而以修身次之夫學即所以修身而修身者學之謂也詎可裂為二乎修身矣而不施於政豈將獨善其身而已邪二子者學聖人而達者也其立言如此必有微意試明言之

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儉非聖人之所貴也若賢於奢則遠矣春秋傳曰儉德之共老氏之書曰儉故能

廣而夫子於麻冕純儉則從衆儉者豈非無悖於道而聖賢之所同貴者與及考詩人之刺乃有不同者焉僖公儉不中禮不能及時以禮自娛樂昭公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皆斥其失而刺之為君者而不能修道以正其國至於政荒民散刺之宜也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儉者之事而已遽可刺乎又若朝廷不能洒掃獨閽人役隸之事不修也亦可以刺其君乎且蟋蟀之序曰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

堯之遺風夫使一國之人儉而用禮而其君又能儉以
率之國之富實可待也果可以為刺乎或曰序詩者未
必得詩人之意也序詩而不得詩人之意則聖人之意
詎可見乎以此言之序詩有可疑者矣
問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既習其書宜知其說盍條陳
之以覯所得
問唐季至於五代文教不優武烈不斷所謂教養作成
之法皆已掃地宜其人材衰落無可稱者及宋受命聖

聖相授於今百年其教養作成之法固已大備其人材
宜百倍曩時而拗指計數纔三數人耳豈衰亂之極思
自奮以投功名之會而承平之世無所施設乃自晦於
懦弱之域邪將人材或不在於教養抑教養有所未至
邪祖宗擐甲冑掃僭竊則前後左右指顧馳騁皆英偉
磊落不世之士大者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小者猶能
提戈斬級各以智力自効嗚呼盛哉近古未有也先皇
帝患之始闢武學試以射御而策之以孫武之書然所

得士尚皆齷齪亡古名將風雖至治之世毋恃此屬然北有對峙之敵西有未誅之羌思患預防不可忽也今欲得將帥之士皆如祖宗時其取之法馭之之術可得聞與武舉之制貢試之科亦有缺而未至與所謂教養而作成之將別有說與幸併以見告

問七十子之徒學於夫子其得聖人之道各以其分量之所及而夫子告之亦因其材而篤焉故有見而謂之仁者有見而謂之智者有得一體者有具體而微者固

無得而皆同也若夫至德要道獨曾子聞之故曾子之學一傳而為子思也有書作焉再傳而為孟氏宗王之論興焉是曾子之學其於聖人不可謂不得其傳者也然而從於陳蔡者自顏閔以至求由並在四科之目而曾子不與焉使其發為文章豈遽不及於游夏率於德行寧知不逮於冉閔而不得與於十子者並烏得無其說哉試考訂而言之

問萬物莫不有之者道也聖人管道之樞要六通四闢

無所不極故言而世世為天下道行而世世為天下法後之學者惟折衷而已耳心服而已耳豈復有開其喙者哉迨至諸子百家得聖人道之一偏而不全不粹故互相排擊莫能統一要其所宗皆出於聖人之道亦何相為矛盾之甚歟昔者荀卿著書非十二子自惠施鄧析至於子思孟軻皆不能免使十二子皆逆理而傷道則可使其有合於聖人之道而荀卿非之當乎自孔聖而下善學夫子者莫如孟子而孟子猶且不免則荀卿之論

謂之不當可也揚雄之言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如是即荀卿於道固為同門夫同門之士而相非若此其說安在諸君試辨明之

策

遏敵之策

臣聞中國之於外夷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外夷之人自相攻討則敵寇可遏矣西漢之屬國都護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於茲

而四夷之兵未聞效順敵兵以是日熾中國以是日陵
禦遏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羣夷之情捍强梁之勢然
後外寇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外夷外夷之事
中國各有常勢胡可强議今中國之勢既陵外夷之勢
方盛安能間激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
子女奇技珍巧金人奄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
使諸夷取之之謀利則中國陷之之術行況今四夷諸
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情在彼者安知

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屢持尺書使知中國之勢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輶軒旌旂然後增光遠之華箱篚厚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為者不可以不為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為者固難以必為而冒進亦有不可不為者安得以不為而廢功

弭盜之術

臣竊謂弭盜之術有二小盜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盜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何者小盜鼠竊千百為羣或因規利貨財或緣不忍小忿順而撫之宜有悛革若官軍不知出此此必欲窮誅勝之不足增威不勝反成窺侮是以龔遂之臨渤海安赤子以稱良虞詡之在朝歌殺降者而生恨臣故曰盜之小者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也若乃大盜株連踰州跨邑嘯聚不逞攻刼善良此四夷之所視以卜我興衰寇賊之所

憑以相為脣齒若不講明軍律選練羣鋒斷之以必取
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彼羣醜必底滅亡則將大盜
不除小寇是儆州州相煽轉發禍梯安能風示遠方擴
清宇內成中興之漸覬奠枕之安乎臣故曰盜之大者
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羣盜之中江州
為最昔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遂朝然方師未有功羣言
屢至賴憲宗明斷以有蔡功臣恐江州之寇稍成遷延
官軍淹時或有小衂則必有言其外順之勢謂可懷柔

者臣願朝廷斷而行之勿卹羣言必殄此賊以為四方之戒也

書

上趙元鎮書

某自夏中東走行在見大臣三人某素知二人焉一曰丞相范公舊嘗遇於學宮一曰參政張公官烏府時因緣張公親舊得望履舄獨於樞使未嘗一接欵曲惟於律學博士何泳直舍一覡風采退而問曰此天府官趙

侯也邂逅既退不知短長故於樞侯最為無故然自獲
進見也蒙樞侯向人稱道不絕口夫進見大臣以所業
為摯此常禮爾樞侯獨取觀之再三稱賞刪定官魏矼
曰朝廷添置勅局官以代道山當先以王某為首此樞
侯言也某自念樞侯方一再進見所論天下事未甚深
切而樞侯賞之是豈欲招置同類助為腹心使士譽益
彰爵位益固而可長保者哉其意必欲兼收並用庶幾
其有益於國也樞侯所期於某者如此則某之期於樞

侯當如何哉然某竊觀今日之事大有可急者意樞侯思慮所及不在人後何久而弗言樞侯為大臣進見主上必有密勿之論而某敢謂樞侯不言者大臣不言即已言之則當從之從之則當行之如其不從而止是與不言類耳方今之急日甚一日急於救焚急於拯溺急於救經而趣解急於倒垂搏艾然頂而營免敵馬盤礡近在長江侯騎持一赤白囊南鄉則行在震驚上下騷動官吏先治舟檝幸其得免踰冬減死轉至春夏則褒

衣裁冠復求進用嗚呼今之進見丞相坐語立退者幾人不為其身謀而以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為念者哉使賈誼復生不暇痛哭自絶於世矣某今不量度輙欲以兩言因樞侯以獻於上其一曰立根本以固宗社其二曰履危事以決安危此兩言者愚意有言於大臣者矣而大臣弗聽無益也必有觀事勢露風旨而達主上者矣主上弗從無益也昔王彥章見事迫切自内一刀見梁帝欲先自刭而梁帝聽之夫朱梁之臣其行事甚可

羞媿然欲闒羣小進至言非感激垂涕以死自明則不能入今日之事迫矣大臣柰何不聞以死自明者乎嗚呼此天下所望於大臣者也且某之言非但欲批逆鱗犯忌諱邀一時名幸而進官以為身榮不然身死而名彰亦為一時之望也某之所陳蓋亦有取焉樞使其試聽之夫仁祖之朝中外驚急不知何如仁祖聖嗣未立自大臣庶寮日夜為憂必至聖心改悟建立根本至今蒙福眞祖時契丹至澶淵其勢不減耶律德光而當時

大臣必強車駕渡河以張士氣二祖之朝與今日事大不同而當時大臣必力爭廷議期當而後已豈不可為後世法哉某願主上選宗臣謹厚好學無過者使主筦鑰主上提兵而出名大臣諸將歃血而盟若曰嗣位以來所遭艱棘自古未有安得復不奮怒以為生民請命若天命果在乎當一戰戡敵復我祖宗疆土如其不然大臣將士宣力輔弼俾無墜我祖宗之基相斯言也感激指天以誓某意如此則天地必為震動將士必為感

泣日月必為順行星辰必為循軌風雨必為時若譬如
提綱先振大者自餘條目其順從者不可勝言矣嗚呼
某自宣和之末官於京師敵人初至城下竊聞主上毅
然請行都人之戴主上也慈父愛母何足比稱方敵人
之欲解而主上未回也某嘗於都人衆中聞有一人言
曰有能迎康邸歸者官至大將賞錫巨萬衆口雜然和
之又有一人言曰有能得張邦昌如何有應者曰送府
杖而遣之衆人亦大稱快某以是知人心天命牢定如

此後至建炎秋夏邦昌在位都人望翠華之來引頸瀝
血以為生死決在朝夕其後敵人日盛朝廷日弱主上
走馬遠避然天下之心皆知君父實不得已故至夷滅
州縣而人心不怨君父誠知其無柰何然而如是行之
今四年矣敵人去歲涉重江逐行在荼毒之虐自盤古
以來未之聞也某意上天至是亦震怒矣所以敵人所
至則粟貴如珠人民艱苦州郡尚存者五穀豐熟將士
飽食此天助順之明效也天心助順而惡逆今既怒矣

人子不繼之怒以行天威其奈何哉其奈何哉嗚呼主上之心太仁與敵人用兵相反敵人之兵進則有生退則必死我國家之兵進則必死退則必生故累年以來敵人之兵日强而中國之兵日弱然而以善氣敵殺氣以仁心對禍心則福常在我禍常在彼生常在我殺常在彼論諸人事雖彼强而我弱觀諸天意恐我忠厚而彼殘賊也天道三年小變今踰三年矣盍小變之以振兵威乎所謂小變以振兵威者非欲勸人君以多殺也

主上既怒則大臣怒大臣既怒則將士怒將士既怒則智者竭謀能者出力並鼓以前富者敢愛財乎貧者敢愛力乎今日之弱怯可化而為盛强也某嘗論靖康中京城所以敗者皆緣愛死以得死時敵人疊壕其功過半淵聖一幸城隅聞大將有縋城擊賊者使當時大臣力勸淵聖張黃蓋設御幄上南薰門粟帛官爵並列在前日募果敢陷堅却敵某知城必不陷奈何為宦官宮女者以姑息愛天子必曰不可臨城如天子臨城安用

臣下為左右給事者愛大臣必曰不可臨城如大臣臨
城安用將吏故方是時天子仰大臣大臣仰將吏將吏
仰士卒堂堂中國所恃以却敵者女牆數夫與策應將
卒百十為羣者耳孫傳東州朴儒也粗知義命有不愛
死之氣所餘僚屬某知其人焉其稱賢者曰宋齊愈齊
愈之居適與某隣常與夜語一日告客曰孫公今日自
城上還城下矣某實勸之以謂大臣當清心治事城上
哤雜豈能治事也以某度之齊愈亦以姑息愛其主人

耳鳴呼城門之遥與沙漠孰遠臨戎之苦與氊帳孰危百官有司絡繹奉養與酪漿羶肉孰豐不知大略者徒知以姑息愛人主初欲遠禍而得禍如此姑息之流果可與論大利害乎事之往者既已若此其未來者可循習前日之弊而襲之哉且某以謂履危事者非敢强大臣勸主上當枹鼓之急而以賊遺君父也金陵自古龍盤虎踞之所保江南者能守金陵則事濟不能保金陵則江表非其有也故未嘗不與北兵對壘且孫氏與曹

氏孰強曹氏臨江者屢矣孫氏欲遷武昌而不可劉備勸孫權都秣陵權從之而孫氏以安南唐與中土孰強李氏保金陵則安中徙南昌國勢遂不復振又吳會者闔閭定霸之所雖夫差不修國政姦諛用事句踐謀二十二年而後敢動後因吳大用兵乃乘其敝耳此二地利保江表者必爭之所去歲杜充強愎好殺將士離心周望怯懦庸繆望風先遁所以敗事若六飛臨按張將士氣飛三吳之粟增上流之備四方聞之謂天子變弱

為強化怯為勇必有瞋目攘袂切齒扼腕思自奮者天
時人事恐可一戰而定也又浙西太湖之險四絶平陸
青龍華亭皆岸海道若果堅敵未摧軍勢不振方徐圖
之天下孰不益知君父為不得已者雖連城跨邑肝腦
塗地某知天下必無怨上之心如其不然日事退卻即
恐人心負觧體耳且某所謂立根本誠可勿疑者淵聖
皇帝朝主上初請使敵營後領兵河北可謂大有勲勞
矣然使淵聖太子尚留中國某以為謳歌訟獄必有所

在蓋名分既定人不輕變今主上自臨御以來人心愛戴知君父之艱難雖無知之民罔不垂涕激發思奮勵者使姦諛雖有他意安得動搖獨患朝廷不能自立輕為進退民心漸離萬一包藏蛇豕心如苗傅者猝發懷袖則非某所敢言且某竊料金人用兵踰二十年詭計百出連年以來或來或否或春來或冬至皆謀出我不意以某度之今歲未必由江北來也以江北之兵疑我君臣陳船欲度或潛突浙西却以奇兵由他道來襲我

不備我若提兵浙西保吳會太湖之險命信臣守行在銓部以下百官有司一切留之是亦所以伐謀也嗚呼樞使其念某言若樞使迅勇自奮出萬死一生以徇國家一時之急某願屏棄妻子執鞭弭以身為衛與樞使同死生無悔天地神明聽之臨之不敢有妄

答袁秀才書

比承車馬枉顧且惠之教感德不忘某於道無所聞見而公下問之試誦其所聞以告某嘗謂人之學者既積

於中則必思行於外思行於外則必求合於人求合於人學者之大病也然有不得已者以干嗜利祿志在於得其勢必求合於人而在我者惑矣足下所論二氏學者之弊無以為也彼更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一人而已自曾子之學傳而為子思子思傳而為孟軻子夏之學傳而為段干木段干木之學傳而為莊周足下試取中庸孟子之言與莊周之書讀之其相去蓋不啻千萬也彼數子者皆出於聖人其去聖人為未遠而不同若此

而又將以責學者之末流可乎雖然聖人之道所惡者
勿傳而已西漢之士各守師說其相攻者幾何然至今
詩書不亡者皆學士大夫誦說之力故不背仁義之塗
不失孔孟之意同是堯而非桀者皆有功於道者也何
以其異同為哉某忝與尊公游而足下才志過人甚遠
若優游得失之間而無汲汲以求合於人修其在己者
以俟天命則異同之弊殆可脗合彼朝程而暮王者足
下自知其觧也

謝諸葛秀才書

某辱書為賜甚厚某衰老學殖疎落未嘗得此於人也足下屈而臨之以下問為事誠賜厚矣然觀足下之意不過以某嘗習周官之書以取進士第幸中足下方事於此故辱問塗譬如有病他術未效試即老醫問之冀其有瘳而不知已陳之方或未適用也雖然既有問矣安得不告夫周官之書治世之具也後世倣為六典惟唐最詳疎密有條小大有列井井乎無紊其序則其有

用於世可見某方游學校時世非王氏不道先進者以此取士後進者以此干祿則安得不學顧其說亦未易略某於正經之外嘗講字學以明之如六典立經常之道八則裁利制之宜法以有去為文職以俯聽為義井人所掌有公私之别韓人所治非德教之先為鍾者以鳧名染羽者以鍾紀旌愛其仁鞮履其義韎達其禮推類而言其義不一亦皆先儒所未言可訓以自效者也二十年來文律復古視王氏之說分析破碎無古人之

大體故雜用諸書而士守全經不必以字形曲意求之
之為勝也某於此亦有一說夫鑒形者必以他物燭之
則昭然可見太公之書曰視爾前顧爾後欲鞭其後獨
視其前可乎今足下之習是書請讀易書以鞭之蓋形
名度數至理所寓不可以跡求也以跡求跡止於跡而
已烏知其所以跡哉足下試觀夫運盤者亦出盤施其
力乎抑坐盤中挨𢬵攩摘而求其轉乎周官之書盤也
足下運盤者也易書出盤法也足下試取易書稍絶人

事閉戶沈省書晝讀夜思旦暮之遇釋然有得而反照度數之書則足下之學自此遠矣況有司之程乎讀書之暇儻復見臨請俟他日

答柴德廣秀才書

某前辱惠訪見教甚厚繼又以長牋與書偕來美意稠疊何以得之思一走謝久矣以嘗沐面誨居第荒遠又多寓他舍僕亦多病彌月以是闕焉久不伸敘悵然可知足下所引古今之摯輕重之說是矣文章言語固不

足以知人然其賢於執一雉以相見明矣足下之文非獨詞采過人其稱道取予條理暢達私竊慕之至用古人姓名小異此家貧無書任記誦之過耳自前輩鉅公不能無是失亦何媿也而足下再三念之自恨其疵僕以為足下之文自是無復病矣僕曩有脊疾惙惙焉懼之謀於醫而脈焉醫之言曰君之疾則有之可勿藥而愈也僕初訝其言不倫詰之醫曰凡人之病患在不病則有不可治者病者病之救過不給病其有不治者耶

君病是病而怖之必以怖免雖有良醫不是過也僕佩是言以底於今不惟前病之愈其他搔癢疴痛枝節之苦以怖去者十有七八今君詞章氣骸如此將之以温然之容輔之以不競之徳思其失而補之豈惟文哉吾將見子珪璋之美與日俱新粹乎其不可及也昔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之以寡悔寡尤近世顔平原著小學為干祿帖乃在於筆畫點綴之間彼一聖一賢者豈無至言妙道以告哉以為邀爵之道勿求於他故在此而不

在彼也足下其勉之僕敢誦前醫之說以告

答陳謇叔主簿書

辱書為貺甚厚然所期待有不敢當者某初見顏色即有願交之心相距隔絕不敢自必今者幸會遂得所圖私心慰滿方且慕向而遽沐期待之過其敢當乎某聞善惡之積至於不可掩解者類皆有以相之以成其自信之心故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則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所謂相之者何邪即其所至之物是矣今人為善初

如萌蘖之生焉非敢自意於茂大也及其雨露之所潤晝夜之所息至於絜之百圍而未已豈不猶為善而不可掩者邪彼為惡者亦然其始犯義也寧無畏懼怵迫之心及其已熟旁誘曲譽日聞於耳然後至於惡積而不可解此大學所謂格物而後知至斷章取義則為善惡之訓一也某聞謇叔之居於鄉也有里胥持縣符相督以勞辱事者彼不知為善者遇之不過諂笑以媚强袖賂以規免伐羔豚具酒炙以幸其去爾謇叔於此時

獨慨然發憤攻求古書以敵俗吏之鋒此狄梁公之志也故能好學不倦至於今日又求其所未至嗟乎如子者豈易得哉僕之畏友今得人矣所期於子者顧子自信以增其光大而已唐有崔羣者韓子之所畏也然其贈羣之書則曰崔君無怠云云蓋懼饑渴困躓之來有以害之也子能屬崔君之志保韓子之言無為饑渴困躓之所敗則百圍之材子當之矣如僕者其顧庇焉盛暑憒憒不能辯悉其他俟相見

代人上呂相書

嘗謂仁人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故方其宿道鄉方檢跡飭度則其所美者在身及其揚名立身就養有方則其所奉者在親服官箴嚴立訓則其所修者在職業至於得志而澤加於民忠施於君不出廟堂指顧之間而愛利施於四海則其所憂者在天下此四者仁人君子立身行己之方所不可易也某北方之人也方自總角則知大丞相之名侍坐長者數一時之士則服大丞相

之德襲箕裘之業陳力就任則被大丞相之恩前在河北兄弟四人皆隷麾下及淮寧兵火喪家之後親弟子悉首蒙陶鑄則某於門下又不爲無分然自大丞相之當國某躊躇瞻望不敢爲自售之説者其意豈固取踈於門下哉以爲君子之道方其憂在天下雖身有不暇顧也雖親有弗暇事也規模宏遠以天下爲量非特曩者當一任按一部察求屬隷之類也故某持前四説而不敢輕以進焉今日輙造廡下求望大君子之威容則

前所謂受恩之說豈復有可以言者哉故請略去前說而以公道論之庶幾其可言焉某賴先祖之遺澤同父兄弟十三人皆在士列比年以來遭罹困苦零落殆盡以褒名者死於朔部以韶名者死於宛邱其餘名位不顯䌷默默以死者非諸兄即諸弟今所存者三人而已念子忞守白沙子𢒰從辟淮南軍中與某而為三三人所同事者一母思得便親就養之地皆未可得故某輒願乞已不肖之身得一江浙便安之地奉老母以終餘年則

某自今日以往盡未死之年皆大丞相之賜也或曰斯言也私若之何某以為不然某竊謂方今用人之要大略有三一曰察勤惰二曰公賞罰三曰均勞佚此三者天下所望於朝廷亦方今所宜急者也何謂察勤惰方朝廷遣吏有受命即往者有聞命覬望者覬望者為惰則即往者為勤矣何謂公賞罰盜賊所陷之地有能奉心向國不被汚染在所宜賞則首鼠兩端治狀不著者在所宜罰矣何謂均勞佚取其勤者可賞者吏之佚地取

其惰者在所罰者督使任勞則勞佚均而百吏勸矣某
在靖康之初朝廷選人往太原未有行者某時為樞密
幹辦官以四月被命即行金人以二月十一日觧嚴而
某之往太原以二月七日斯固未足以為勤抑不敢自
謂惰也去年春攝領楚之淮陰趨辦縣事不敢不力至
正月觧官二月中金人至淮南入楚州某以無職事退
伏村落金人既去盜賊繼犯城邑楚州郡守以某粗知
陳力辟為本州推官凡四月盜賊攻城者無虛日且守

且戰州城卒全至七月終本路漕臣辟充幹辦官應辦王壞軍儲始自楚解官赴漕屬當殘破處改官者以半年為率其遂竊應是格此雖不足以邀賞抑示之罰則知避焉今日非敢以畀鄙庸賤之跡自列於大丞相幕下第欲取所謂於勤不敢不勉者於賞粗可論者求便安之地以更前日之勞焉此豈非前所謂略去受恩之說而以公道論之者哉昔信陵君之救趙也令於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得選

士八萬人與之偕行於是卒全趙而卻秦師葢古之君子使人之道雖在急難未嘗不盡其情而使無不滿之意此人所以出死力而不敢不勉者也某今兄弟三人二弟官淮南矣使某得一官居江浙以升斗之禄就養老母是猶母子俱在軍中而兄歸也大丞相使人之道某意其或在是焉且某自入仕以來凡領邑者四佐漕計者再為州郡吏者逾十年而又嘗官於河東窮邊之所其山川險易之形人情向背之理與當今政事之所

宜財用之所出某粗能言之如大丞相使令有乏置之幕下以給趨走未必不如車上御史有以裨助聰明之萬一進之退之惟今日命之

翰林院印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謄録監生臣劉　堵